香港電台第五台
《長進課程：考古有故》
主持：張宇靈（香港考古學會副主席）、黃好婷

第七課：香港古代石刻

開場
今天我們談的，不是博物館玻璃櫃內的陶片或青銅器，而是留在香港山水之間、直接面向大海的「史前藝術」——古代石刻。

香港的古代石刻大多分布於沿岸和離島，常見於面向海灣的大石或石崖上；也有少數位於內陸，但附近有溪流。它們的紋飾大致由幾何圖案、曲線、螺旋紋，以及抽象的人、鳥、獸形象組成。

這些圖像沒有文字說明，也沒有留下作者姓名。正因如此，它們既像謎題，也像先民留給我們的一封無字信：告訴我們三千年前，這片海岸曾有人生活、航行、祭祀，並以石為紙，刻下他們對自然與海洋的理解。

香港石刻的基本面貌
目前香港共有九處古代石刻被列為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它們分布於香港島、西貢、大嶼山及多個離島，包括大浪灣、黑角頭、黃竹坑、東龍洲、滘西洲、龍蝦灣、石壁、蒲台島和長洲。

這些石刻有幾個共同特點：
- 位置臨海：多數刻在臨海岩面，面向海灣或航道，與海洋環境關係密切。
- 紋飾抽象：常見螺旋、曲線、方形、圓形等幾何圖案，也有似鳥、獸或龍形的形象。
- 風格相近：九處石刻雖分散各地，但整體風格相當一致，顯示它們可能屬於同一個較廣泛的沿海文化傳統。
- 年代難以直接測定：石刻本身沒有可供碳十四測年的有機物，因此學者主要透過紋飾比較、風化程度，以及與出土青銅時代幾何印紋陶器和青銅器的相似性來推斷年代。

古物古蹟辦事處指出，這些石刻紋飾與香港出土的青銅時代幾何印紋陶器及青銅器紋飾相似，因此一般推測石刻約刻於距今三千年的青銅時代。

宗教與祭祀意義
香港石刻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們可能不只是圖案，而是早期先民宗教與祭祀活動的痕跡。由於石刻沒有文字，我們無法確知其原意，但從位置、紋飾及青銅時代文化背景，可以提出幾類較有根據的解釋。

鎮海與護航
香港石刻多數位於臨海崖壁，面向海灣或航道，海上的漁民和航海者從遠處也可能看見。這種位置令人聯想到先民對風浪、暗流和海上危險的憂慮。

因此，不少學者認為石刻可能具有鎮撫怒海、驅邪避凶、護佑航海者的功能。大浪灣石刻便常被解釋為先民祈求出海平安、風平浪靜的遺跡。

換言之，石刻可能是一種「刻在海岸上的祈禱」：在出海前或返回岸上時，社群在特定岩石前進行儀式，希望海洋的力量得到安撫。

天氣與自然崇拜

石刻常見的螺旋紋、迴旋紋、雲雷紋式線條，與青銅時代陶器和青銅器上的幾何印紋相近。香港青銅時代先民已能製作飾有夔紋、雲雷紋、菱格紋等圖案的硬陶器，顯示這類紋飾在當時具有廣泛的文化意涵。

雲雷紋本身常被理解為對雲、雷等自然現象的抽象表現。若將這種紋飾傳統放到石刻上，它們可能象徵先民對風、雨、雷電、潮汐和海洋力量的敬畏。

因此，石刻或許不只是祈求個別航海者平安，也可能是社群向自然力量表達敬意、尋求秩序與保護的媒介。面向大海的石刻，尤其可能與祭祀天氣、祈求風平浪靜有關。

圖騰、神靈與族群標記

部分石刻出現抽象鳥獸紋或龍形曲線，例如大浪灣石刻的鳥獸紋，以及東龍洲石刻狀似龍形的複雜線條。這些形象可能代表先民崇拜的動物、祖先、神靈，或作為族群的圖騰。

有學者進一步提出，石刻可能是族群或聚落用來標示領域、宣示資源範圍的符號，也可能為漁民提供海上辨識或導航的參考。這類解釋把石刻視為宗教、社會組織與海上活動交錯的產物。

祭祀地點的可能性

石刻是否一定代表大型祭祀場所？這一點需要謹慎。以黑角頭石刻為例，其附近缺乏可供群眾聚集的寬闊平台，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它未必是集體祭祀儀式的場地。

較穩妥的說法是：石刻可能與宗教和祭祀有關，但儀式形式未必是大型聚會；也可能是少數人，例如航海者、巫者或社群代表，在出海前進行的個人或小規模儀式。

港島沿岸石刻

大浪灣石刻：海岸上的第一個發現

請大家想像 1970 年的大浪灣。海浪拍打石岸，一名警務人員在郊遊途中，無意間抬頭望向臨海的石崖。就在那裡，他看見了幾道不像天然裂紋、也不像現代塗鴉的線條——那是香港後來被確認的史前石刻。

石刻面積約 90 厘米乘 180 厘米，刻有幾何圖紋和抽象的鳥獸紋。它不像文字，卻像某種訊息；不像裝飾，卻刻在最能看見大海的位置。

我們可以想像：三千年前，一艘小船正準備離岸。漁民望向這片石崖，看見熟悉的曲線和鳥獸圖像。他們或許相信，這些刻痕能安撫風浪、驅走危險，讓出海的人平安回來。

大浪灣石刻後來成為香港最早被列為法定古蹟的石刻之一。它提醒我們：有些重大發現，往往始於一次不經意的抬頭。

黃竹坑石刻

黃竹坑石刻位於香港島南區黃竹坑，在一條小溪旁的垂直岩面上。它與大部分石刻不同，並不臨海，而是位於內陸，距離海岸較遠。

石刻上有三組明顯的迴旋紋，形狀被形容為類似動物的眼睛。其紋飾風格與長洲及蒲台島石刻相近，顯示這類圖像傳統不只存在於海岸，也可能與溪流、淡水資源或內陸活動路線有關。

黑角頭石刻：懸崖上的新發現

黑角頭石刻是九處石刻中最「年輕」的發現之一。2018 年，人們在香港島東區柴灣黑角頭的懸崖上發現它；翌年，它被列為法定古蹟。

石刻位於海拔約 11 米的崖壁，高約 160 厘米、闊約 260 厘米，刻在一片較平坦的風化石面上。紋飾為幾何及曲線圖案，與青銅時代器物及其他石刻十分相似。

它最引人遐想之處，在於它的位置：東北面正對佛堂門水道。若把黑角頭、大浪灣和東龍洲放在地圖上，會發現它們彼此相近，紋飾亦相似，或可構成一個風格上的小組。

這或許意味著，數千年前的航海者已經熟悉這條水道。他們或許在出海前望向崖壁上的圖像，祈求平安；也可能以這些石刻作為辨識海岸、確認航路的記號。

由於石刻位於懸崖，基於安全考慮，當局不建議市民前往參觀。

西貢及離島石刻

東龍洲石刻：被縣志記下的「石壁畫龍」

東龍洲石刻的故事，要從一條「龍」說起。
它位於西貢東龍洲北部，面向佛堂門水道。石刻高約 1.8 米、長約 2.4 米，是香港現知面積最大的石刻。石面上，圓弧線條與方形迴紋交錯，構成一幅複雜而流動的圖像，整體狀似龍形。

有趣的是，這條「石龍」並非近代才被人注意。早在 1819 年，王崇熙編纂的《新安縣志》已寫下：「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側。」換句話說，清代的地方志已經記錄了它；而它真正的刻鑿年代，更可能早至約三千年前。

請想像一艘帆船駛過佛堂門。船上的水手抬頭，看見崖壁上一條蜿蜒的「龍」盤踞在石上。對他們而言，這或許不是單純的圖案，而是守護航道、鎮壓風浪的神聖形象。

滘西洲石刻：只能從海上抵達的祕密

滘西洲石刻的故事，幾乎要從海上講起。
它位於西貢滘西洲西北岸，幾乎沒有陸路可達。要接近它，人們必須乘船穿越海面，來到一塊面向大海的垂直岩石前。

石刻飽經風雨侵蝕，下半部尤其模糊。若你站在船上看去，可能只見到一片斑駁的石面；但若光線合適、距離恰當，隱約仍能辨認出獸形紋樣。

這個位置本身，就是一種訊息。早期先民若特意乘船到達這個偏遠海灣，並在岩石上刻下圖像，說明這裡對他們而言必定有特別意義——也許是漁場，也許是航道，也許是一處進行祭祀或祈求平安的地方。

龍蝦灣石刻：風化中的謎團

龍蝦灣石刻位於西貢清水灣半島，刻於一塊向東的岩石面上。它於 1978 年被一群旅行人士發現，1983 年列為法定古蹟。
這處石刻最特別的地方，是它讓我們看見考古學的「不確定」。石上紋飾呈幾何形，部分圖像狀似鳥獸；但經過長年風化，線條已經模糊，甚至有學者認為，某些所謂紋飾可能只是天然侵蝕的結果。

這正是石刻研究的迷人之處：我們面對的不是已經寫好的答案，而是一塊被時間慢慢擦去的石板。它可能記錄信仰，也可能記錄航行；可能出自人手，也可能部分源於自然。正因如此，我們更要小心閱讀，而不是急於下結論。

大嶼山及長洲石刻

石壁石刻：離海三百米的海洋記憶
石壁石刻位於大嶼山南部，在石壁水塘水壩底部附近，距現今海岸約 300 米。

乍看之下，它似乎與海洋無關。但海岸線會改變，山與海之間的距離也會改變。學者認為，這裡昔日可能更接近海邊；換句話說，今天站在山坡上的石刻，或許曾經也能聽見海浪的聲音。

石刻由正方形和圓形幾何紋組成，與香港古代青銅器上的圖案極為相似。這些圖像可能不只是裝飾，而與青銅時代社群的信仰、儀式和身份認同有關。

長洲石刻

長洲石刻位於長洲連島沙洲的東南部，即長洲島連接南部山丘的沙嘴地帶附近。石刻共有兩組紋飾，均由數條曲線環繞小凹槽構成。

這種曲線環繞凹槽的圖案，常被認為可能象徵眼睛、太陽、漩渦或其他自然與宗教意象。長洲是古代海上航路的重要節點，石刻臨近海岸，亦可能與出海祈安或標記航路有關。

蒲台島石刻：香港南端的海上門檻

蒲台島是香港最南端的島嶼之一，面向開闊的南中國海。這裡的石刻分為兩組：一組以螺旋紋為主，另一組由曲線和直線組成，圖案較為抽象。

請想像古代航海者從南面駛近香港。蒲台島就像一道海上門檻：越過它，便進入香港水域。島上的石刻，可能正是先民在這個重要節點留下的信仰印記——祈求風浪平靜，也標示他們曾經到達、曾經生活、曾經敬畏這片海洋。

保護與反思

這些石刻經歷數千年風吹、日曬、鹽霧和雨水侵蝕，能保存至今已非常不易。部分石刻位於陡峭崖邊或難以到達的地方，例如黑角頭石刻便因安全原因不建議遊人前往。

我們欣賞石刻，最好的方式不是觸摸、拓印或攀爬，而是保持距離、觀察紋飾、想像古代航海者的世界。石刻是香港最早期的公共藝術，也是早期海洋文化的見證。

結語

最後，請大家記住一個畫面：三千年前，一位先民站在臨海的岩石前，手執工具，在堅硬的石面上刻下一道道曲線。他不知道「香港」這個名字，也不知道數千年後會有人站在同一片海岸，凝視這些圖像。

這些故事未必能完全還原歷史，但它們讓石刻不再只是石上的線條。它們變成先民與海洋對話的證據：有人出海，有人祈禱，有人把恐懼與希望，刻進了堅硬的岩石裡。

香港的歷史不止始於開埠、漁村或殖民時期，而是早在青銅時代，已經與海洋、信仰、航行和社群生活緊密相連。